

朱光潛美學文集

ZHUGUANGQIAN MEIXUE WENJI

第五卷



ZHUGUANGQIAN MEIXUE WENJI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五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

封面题签：叶圣陶

封面设计：朱展程

朱光潜美学文集

第五卷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0.25 插页 精装 5 平装 2 字数 144,000

1989 年 4 月第 1 版 198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精装 1—800 册 平装 1—2,200 册

ISBN 7-5321-0192-4/I·147 精装定价：11.40 元

ISBN 7-5321-0195-9/I·150 平装定价：3.25 元

第五卷说明

本卷为文集最后一卷，收有《谈美书简》、美学译作序跋和《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

《谈美书简》于一九七八年开始撰写，曾列入我社的“文艺知识丛书”，一九八〇年八月初版。该书写作时间距《谈美》将近半个世纪，既是对“来信未覆的朋友们”的一次总的答覆，也是作者对自己漫长的美学道路的一次认真回顾和总结。该书是作者“暮年心血的经营”，也是我国建国以后第一本系统介绍美学知识的读物。

“美学译作序跋”收有作者全部美学译作的序言、译后记、题记和说明，大致按出书时间先后排列。作者历来重视翻译工作，建国以后更是以主要精力从事美学理论专著的翻译，年近八十时还挑起了极为艰深的维柯《新科学》的翻译的重担。从这些序跋，不难看出作者批判继承美学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他对我国美学发展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悲剧心理学——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一书，是以作者一九二七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完成的《论悲剧的快感》为基础的，作者原用英文写作，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一九三三年初版。这是作者美学研究的“起点”，在作者的美学生涯中具有重

要的意义，我社建议译成中文收入文集。作者表示赞成，并请张
隆溪同志译出。为了尊重译者的习惯，译名未和全书统一。

作者一生著作丰富，文集虽有皇皇五卷，展示了作者主要著
作的风貌，但仍难免有遗珠之憾。为此，我社约请温笑俐同志编
写了《朱光潜著译目录》，作附录收入文集，或可稍作弥补。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谈 美 书 简

一 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3
二 从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10
三 谈人	18
四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美学的一些误解	26
五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	33
六 冲破文艺创作和美学中的一些禁区	44
七 从生理学观点谈美与美感	53
八 形象思维与文艺的思想性	63
九 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独特地位	73
十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81
十一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91
十二 审美范畴中的悲剧性和喜剧性	100
十三 结束语：“还须弦外有余音”	109

美 学 译 作 序 跋

克罗齐《美学原理》第一版译者序	119
-----------------------	-----

克罗齐《美学原理》修正版译者序·····	121
哈拉普《艺术的社会根源》译后记·····	123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引论·····	127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译后记·····	149

——柏拉图的美学思想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题解·····	180
《歌德谈话录》译后记·····	200
莱辛《拉奥孔》译后记·····	223
黑格尔《美学》译后记·····	243
维柯《新科学》译后记·····	276
《维柯自传》中译者扼要说明·····	278

悲 剧 心 理 学

中译本自序·····	285
前言·····	287

第一章 绪论：问题的提出与全书提要·····	289
第二章 审美态度和应用于悲剧的“心理距离”说·····	303
第三章 悲剧快感与恶意·····	329
第四章 悲剧快感与同情·····	340
第五章 怜悯和恐惧：悲剧与崇高感·····	360
第六章 悲剧中的正义观念：人物性格与命运·····	382
第七章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和布拉德雷的复述·····	402
第八章 对悲剧的悲观解释：叔本华与尼采·····	423
第九章 “忧郁的解剖”：痛感中的快感·····	444
第十章 “净化”与情绪的缓和·····	462

第十一章 悲剧与生命力感·····	483
第十二章 悲剧的衰亡：悲剧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	501
第十三章 总结与结论·····	533
〔附录〕朱光潜著译目录·····	温笑俐编 554

谈 美 书 简



一、代前言：怎样学美学？

朋友们：

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七年，我有十多年没有和你们互通消息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之后，我才得到第二次解放，怀着舒畅的心情和老骥伏枥的壮志，重理美学旧业，在报刊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才知道我这个本当“就木”的老汉居然还在人间，纷纷来信向我提出一些关于学习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使我颇有应接不暇之势。能抽暇回答的我就回答了，大多数却还来不及回答。我的健康状况，赖经常坚持锻炼，还不算太坏，但今年已八十二岁，毕竟衰老了，而且肩上负担还相当重，要校改一些译稿和文稿，带了两名西方文艺批评史方面的研究生，自己也还在继续学习和研究，此外因为住在首都，还有些要参加的社会活动，够得上说“忙”了。所以来信多不能尽回，对我是一个很大的精神负担。朋友们的不耻下问的盛情都很可感，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都理吧，确实有困难，如何是好呢？

不久前，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在广州召开了工作规划会议。在会议中碰见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同志，谈起我在解放前写的一本《谈美——给青年第十三封信》，认为文字通俗易懂，颇合初学

美学的青年们的需要，于是向我建议另写一部新的《谈美》，在这些年来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的问题谈点新的认识。听到这个建议，我“灵机一动”，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让我给来信未复的朋友们作一次总的回答，比草草作复或许可以谈得详细一点。而且到了这样大年纪了，也该清理一下过去发表的美学言论，看看其中有哪些是放毒，有哪些还可继续商讨。放下这个包袱之后，才可轻装上路，去见马克思。这不免使我想起孟子说过的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冯妇力能搏虎，搏过一次虎，下次又遇到一只虎，他又“攘臂下车”去搏，旁观的士大夫们都耻笑冯妇“不知止”。现在我就冒蒙士大夫耻笑的危险，也做一回冯妇吧！

朋友们提的问题很多。最普遍的是：怎样学美学？该具备哪些条件？用什么方法？此外当然还有就具体美学问题征求意见的。例如说：“你过去在美学讨论中坚持所谓‘主客观统一’，还宣扬什么‘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之类‘主观唯心主义货色’，经过那么久的批判，是否现在又要‘翻案’或‘回潮’呢？”

这类问题在以后信中当相机谈到，现在先谈较普遍的一个问题：怎样学美学？

西方有一句谚语：“条条大路通罗马”，足见通罗马的路并非只有一条。各人资质不同，环境不同，工作任务的性质不同，就难免要走不同的道路。学美学也是如此，没有哪一条是学好美学的唯一的路。我只能劝诸位少走弯路，千万不要走上邪路。“四人帮”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时，我们都亲眼看到一些人在买空卖空，弄虚作假，公式随便套，帽子满天飞，或者随风转舵，哪里可谋高官厚禄，就拼命往哪里钻，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这是一条很不正派的邪路，不能再走了。再走就不但要断送个人的前途，而且要耽误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业。

我们干的是科学工作，是一项必须实事求是、玩弄不得一点虚假的艰苦工作，既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恒心，也要有排除一切阻碍和干扰的勇气。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末尾曾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到这里人们就应该排除一切疑虑；这个领域里不容许有丝毫畏惧！’”^① 归根到底，这要涉及人生态度，是敷衍敷衍、蝇营狗苟地混过一生呢？还是下定决心，做一点有益于人类文化的工作呢？立志要研究任何一门科学的人首先都要端正人生态度，认清方向，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一切不老实的人做任何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工作都不会走上正路的。

正路并不一定就是一条平平坦坦的直路，难免有些曲折和崎岖险阻，要绕一些弯，甚至难免误入歧途。哪个重要的科学实验一次就能成功呢？“失败者成功之母”。失败的教训一般比成功的经验更有益。现在是和诸位谈心，我不妨约略谈一下自己在美学这条路上是怎样走过来的。我在一九三六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文艺心理学》里曾写过这样一段“自白”：

从前我决没有梦想到我有一天会走到美学的路上去。我前后在几个大学里做过十四年的大学生，学过许多不相干的功课，解剖过鲨鱼，制造过染色切片，读过艺术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二年版。这是但丁《神曲·地狱篇》题在地狱门楣上的两句诗，译文略有改动。

过符号逻辑，用过薰烟鼓和电气反应仪器测验过心理反应，可是我从来没有上过一次美学课。我原来的兴趣中心第一是文学，其次是心理学，第三是哲学。因为欢喜文学，我被逼到研究批评的标准，艺术与人生，艺术与自然，内容与形式，语文与思想等问题；因为欢喜心理学，我被逼到研究想象与情感的关系，创造和欣赏的心理活动，以及文艺趣味上的个别差异；因为欢喜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的美学著作。这样一来，美学便成为我所欢喜的几种学问的联络线索了。我现在相信：研究文学、艺术、心理学和哲学的人们如果忽略美学，那是一个很大的欠缺。

事隔四五十年，现在翻看这段自白，觉得大体上是符合事实的，只是最后一句话还只顾到一面而没有顾到另一面。我现在（四五十年后的今天）相信：研究美学的人如果不学一点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那会是一个更大的欠缺。

为什么要作这点补充呢？因为近几十年我碰见过不少的不学文学、艺术、心理学、历史和哲学，也并没有认真搞过美学的文艺理论“专家”，这些“专家”的“理论”既没有文艺创作和欣赏的基础，又没有心理学、历史和哲学的基础，那就难免要套公式，玩弄抽象概念，你抄我的，我抄你的，以讹传讹。这不但要坑害自己，而且还会在爱好文艺和美学的青年朋友们中造成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现在看来还要费大力，而且主要还要靠有觉悟的青年朋友们自己来清除这种影响。但我是乐观的，深信美学和其它科学一样，终有一天要走上正轨，这是人心所向，历史大势所趋。

我自己在学习美学过程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和错路。解放前几十年中我一直在东奔西窜，学了一些对美学用处不大的学科。例如在罗素的影响之下我认真地学过英、意、德、法几个流派的符号逻辑，还写过一部介绍性的小册子，稿子交给商务印书馆，在抗日战争早期遭火烧掉了。在佛洛伊德的影响之下，我费过不少精力研究过变态心理学和精神病治疗，还写过一部《变态心理学》（商务印书馆出版）和一部《变态心理学派别》（开明书店出版）。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心情沉闷，在老友熊十力先生影响之下，读过不少的佛典，认真钻研过“成唯识论”，还看了一些医书和谈碑帖的书，可谓够“杂”了。

此外，我还有一个坏习惯：学到点什么，马上就想拿来贩卖。我的一些主要著作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和英文论文《悲剧心理学》之类都是在学生时代写的。当时作为穷学生，我的动机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是追求名利。不过这种边买边卖的办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益处。为着写，学习就得认真些，要就所学习的问题多费些心思来把原书吃透，整理自己的思想和斟酌表达的方式。我发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和思想训练。问题出在我学习得太少了，写得太多太杂了。假如我不那样东奔西窜，在专和精上多下些工夫，效果也许较好些。“事后聪明”，不免有些追悔。所以每逢青年朋友们问我怎样学美学时，我总是劝他们切记毛泽东同志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和先攻主要矛盾的教导。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不要东奔西窜，浪费精力。就今天多数青年人来说，目前主要矛盾在资料太少，见闻太狭窄，老是抱着几本“理论专家”的小册子转，一定转不出什么名堂来。学通一两种外语可以勉强看外文书籍了，就可以陆续试译几种美学名著。翻译也是学好外文的途径之一。读了几部美学名著，

掌握了必要的资料，就可以开始就专题学习写出自己的心得。选题一定要针对我国当前的文艺动态及其所引起的大家都想解决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同志给陈毅同志的一封谈诗的信发表之后，全国展开了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这确实是美学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你从事美学，能不闻不问吗？不闻不问，你怎能使美学为现实社会服务呢？你自己怎能得到集思广益和百家争鸣的好处呢？为着弄清“形象思维”问题，你就得多读些有关的资料和书籍，多听些群众的意见，逐渐改正自己的初步想法，从而逐渐深入到问题的核心，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和思考能力。这样学美学，我认为比较踏实些。我希望青年朋友们不要再蹈我的覆辙，轻易动手写什么美学史。美学史或文学史好比导游书，你替旁人导游而自己却不曾游过，就难免道听途说，养成武断和不老实的习惯，不但对美学无补，而且对文风和学风都要起败坏作用。

在我所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之中，后果最坏的还是由于很晚才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陷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中。解放后，特别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和讨论中，我才开始认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美学观点的错误。学习逐渐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如果把它看成易事，就必然有公式化和概念化的危险。我还逐渐认识到历史上一些唯心主义的美学大师，从柏拉图、普洛丁到康德和黑格尔，都还应一分为二地看，在美学领域里他们毕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点认识使我进一步懂得了文化批判继承的道理和钻研马列主义的重要性。所以我在指导我的研究生时，特别要求他们努力掌握马列主义。要掌握马列主

义，首先就要一切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实事求是，彻底清除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恶劣积习，下次信中再着重地谈一谈这个问题。